

祝勇作品系列

故宫的 风花雪月

破译故宫书画的
『达·芬奇密码』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1000-0000/04/0000-0000\$10.00 © 2004 John Wiley & Sons, Inc.

祝勇 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宫的风花雪月: 破译故宫书画的“达·芬奇密码”/ 祝勇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10
(祝勇作品系列)

ISBN 978-7-5060-6934-2

I. ①故… II. ①祝…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3227 号

故宫的风花雪月: 破译故宫书画的“达·芬奇密码”

(GUGONG DE FENGHUAXUEYUE: POYI GUGONGSHUHUA DE DAFENQIMIMA)

作 者: 祝 勇

策 划 人: 张 杰

产品经理: 陈丽娜

责任编辑: 姬 利 陈丽娜 卫 星

责任审读: 刘越难

书籍设计: 张志伟 纸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统 筹: 吴玉萍

责任营销: 王晓枫 (010)65210089

投稿邮箱: tougao@rmdf.cn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0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934-2

定 价: 42.00 元 (精装)

发行电话: (010)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祝勇 2007 年

自序

—+—

逆光的旅行

一

李自成登基那一天，他没敢选择太和殿，那气场太强大，让这个草莽英雄一下子就失了底气，于是选择了偏居西侧的武英殿，登基的当天夜里，李自成就带着他的人马匆匆离开，再也没有回来。功败垂成的李自成不会知道，三百六十多年以后，有一个名叫祝勇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上班时都要从那座让他刻骨铭心的宫殿旁边走过，心里想象着他登基时的窘迫与仓皇。

二

每当我穿过西华门清凉的门洞进入宫殿，透过一片稀稀疏疏的树林，就看到了武英殿。大明王朝被推翻以前，这座宫殿先后作过皇帝经常御临的便殿、斋宫和皇后生日时接受命妇们朝贺的地方。

明中期以后，这里经常出现一些宫廷画师的身影，他们被称为武英殿待诏。到了清代，这里又成为“皇家出版社”所在地，为宫廷编修和刊印书籍。如今，这座古老的宫殿成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馆，陈列和展出院藏历代书画。朝代的纷争早已尘埃落定，如同退去的潮水，留下一堆遗物。在消除了政治纷争之后，它们珠玑闪亮，恢复了它们原本的含义。

在武英殿，我们终于有机会和那些历久弥新的纸上艺术品谋面。它们曾经是皇帝们的囚徒，紫禁城是它们华丽的监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书画，上起西晋，下至晚清，跨越十七个世纪，是中国古代书画珍品的大本营。它们被判了无期徒刑，从一个皇帝手里辗转 to 另一个皇帝手里。一代代的皇帝在这些书画上钤下自己的鉴赏之宝，以此表明自己的占有权。宫廷藏画上的皇帝印玺不断叠加，像牛皮癣一样大量繁殖，最多的达到几十方，它们所代表的真实肉体却无一例外地成了过眼云烟，皇帝们留在书画上的鉴赏符号，具有很强的“到此一游”的性质，只有艺术是永恒的，它们以沉默的方式宣示着自身的话语权，嘲笑着帝王的无上权威。如今，皇帝的面孔消失了，而这些艺术品却依然青春勃发，这足以见证它们的伟大。从物理的角度讲，这些纸页轻薄得不堪一击，只因上面承载了古代艺术家们精神的伟大，纸张自身也伟大起来，仿佛接受了神的旨意，拥有了穿越时光的能力。它们远比庞贝古城的精美壁画更加幸运，因为庞贝壁画中表现的“世俗美意，千姿万态，最终不敌瞬间一劫，化为灰烬”^[1]。但更

[1] 徐累：《阅读的12种姿态》，原载《东方艺术·经典》，2006年9月下半月刊。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在时间的任意角落、在皇帝的控制之外，见证它们的存在。

这是故宫真正让人动情之处，故宫的风花雪月、万种风情，都寄托在上面，使这座生锈的帝王宫殿有了生命的气息。故宫是死物，但那些书画却是活的，呼吸吐纳，永不衰老，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天才的作品正如自然界的出品，便是最细小的部分也有生命”^[1]；宫殿是有限的，但它们却是无限的，精神的无限性，无疑会放大物质的有限性，这才是我们迷恋故宫的根本所在。在《永和九年的那场醉》中，我讲述了那些古老纸页穿越时光的顽强生长过程。即使到了当下，它们仍然没有停止繁殖，像层层波浪，复制着自身，变成无限的极数。在陈丹青的画室，我见过他以古画册页为主题的油画组画，比如《八大山人重奏曲》、《文徵明与董其昌》。他说：在纽约，他的写实画路久已失去语境，直到重新打量故国的这些古画，才重新恢复了自信，也重新找到了语言。他画古人的画，像韦斯特伍德，强调对艺术史的临摹，她的许多系列于是渗入了绘画经典的重新引用。陈丹青的那个系列因而成了名副其实的“画中画”，美术史映现在他的油画里，又被写入新的美术史。如同镜子里的镜子，衍生出无穷无尽的寓意。这刚好又验证了故宫藏画的波浪性质、它的无穷极数、它的生命力。

[1]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全集》，第十六卷，第351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三

当我说到故宫，心里想的往往是北京故宫。实际上中国有三个故宫：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和沈阳故宫。这三个故宫实际上是一体的，在物质层面上可以分割，但精神层面上却水乳交融。它们出生于相同的母体，成长历程也相互交织。郑欣森先生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时写过一本专门比较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学术专著《天府永藏》，在这部书中，他说：“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法书绘画的收藏，合起来超过 15 万件（包括碑帖，其中北京故宫约 14 万件多，台北故宫近 1 万件），可以说荟萃了中国法书墨迹及绘画作品的精华，有相当多的名迹巨品，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古代书画史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两岸故宫的书画藏品互补性强、对应点多、联系面广，既各有千秋，又不可孤立存在。如台北故宫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与北京故宫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合为乾隆皇帝的‘三希’，特别是许多互有关联的书画分藏两岸故宫，甚至台北故宫有些文物如唐代怀素《自叙帖》等精美的原包装盒留在北京故宫，珠联璧合，令人感慨。”^[1] 这是我在写作此书时经常遇到的尴尬，比如写唐伯虎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就需要涉及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孟蜀宫妓图》轴和藏在台北故宫博

[1] 郑欣森：《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第 146 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年版。

物院的《陶穀贈詞圖》軸。它們空間上很远、在精神上很近。將它們放在一起，才能拼合出唐伯虎的精神版圖。兩岸故宮先後合作辦過“雍正皇帝的一生——清世宗文物大展”（2009年），還在2013年10月合作舉辦“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特展”，將双方的相關藏品完美合璧，這是歷史性的，也預示着兩岸故宮有更廣闊的合作前景。與展覽相比，書寫有着更大的自由度，但這需要非凡的筆力，我只能勉力為之。

每逢面對那些久遠的墨迹，我都會怦然心動。除了感嘆古代藝術家的驚人技法，心里還會聯想到那些紙頁背後的故事，就像我每當看到沉落到飛檐上的夕陽，心里總會想起李煜的那首《烏夜啼》：“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浮现出那些在紫禁城出现过又消失掉的人与事。那些艺术品远比朝代更加伟大，但它们毕竟是朝代的产物，身上纠缠着朝代的气息，挥之不去。它们有孤立的价值，却也是时间的肌体上剥离下来的一个碎片，像一支吸水的根须，让我想到养育它的肥田沃土。看见书画，我们见到的不只是书画，而是它们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它们是在经历了层层互动推演之后来到我们面前。倘若我们对历史还保留着些许的好奇，我们完全可以从面前的一幅书画开始，一步步地倒推回去，就像逆光的旅行，去寻找它们原初的形迹。

本书不是一部艺术史的学术著作，它只是一场游戏，也是一场精神上的寻根之旅。它或许会让我们知道这些古代艺术品是怎样出生，又在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之后抵达我们的面前。这只是第一步，却绝不是最后一步。感谢北京《十月》杂志，为这个系列的文章开设了专栏，专栏的题目就叫《故宫的风花雪月》。感谢香港牛津大

学出版社林道群先生率先出版了这本书的繁体字版，感谢故宫博物院王亚民副院长、《紫禁城》何笑聪执行主编在《紫禁城》杂志上刊登了本书部分内容，同时向出版简体字版的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东方出版社）许剑秋总编辑和吴玉萍副总编辑，我的文集的主要策划人、东方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张杰先生，以及长期合作的装帧设计家张志伟先生等致以衷心感谢。



2013年5月10日于北京

目录



1

自序 逆光的旅行

只有艺术是永恒的，它们以沉默的方式宣示着自身的话语权，嘲笑着帝王的无上权威。故宫的风花雪月、万种风情，都寄托在上面，使这座生锈的帝王宫殿有了生命的气息。

1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王羲之不会想到，他的书法，居然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临摹和刻拓运动，贯穿了其後一千六百多年的漫长岁月。这些复制品，是治文人心病的药。

47

韩熙载，最后的晚餐

当今的富豪生活一定会使韩熙载自愧弗如，今天的色情网站也一定会令西门庆大惊失色。韩熙载式的及时行乐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狂欢，所有人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涌向那场华丽而奢靡的“最后的晚餐”。

87

张择端的春天之旅

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品都是由人创造的，但伟大的作品一经产生，创造它的那个人就显得无比渺小、无足轻重了。

123

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

在龙涎的芳香中，赵佶的脸上出现了迷醉的神色，有点像太白醉酒后的那种陶醉感，又像做爱时的兴奋，只不过不是与女人做爱，而是与纸做爱。

秋云无影树无声

倪瓒可以不要财富，但不能不要艺术。这只是一种卑微的希望，但在朱元璋时代，这样的希望却成了奢望，因为朱元璋从来不认为一个艺术家的自由比江山的稳固更加重要。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五个世纪的光阴，隔不住他们的相逢。唐伯虎一无所有，但他仍拥有一支笔，凭借这支笔，他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最能体现时间流逝的，不是钟表，而是女人的脸，因为钟表周而复始的运行，只会让人错觉时间可以失而复得，只有美人的美貌，让人知道什么叫一去不返。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我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上班的第一天，郑欣淼先生的博士徐婉玲说，午门上正办“兰亭特展”，相约一起去看。尽管我知道，王羲之的那份真迹，并没有出席这场盛大的展览，但这样的展览，得益于两岸故宫的合作，依旧不失为一场文化盛宴。那份真迹消失了，被一千六百多年的岁月隐匿起来，从此成了中国文人心头的一块病。我在展厅里看见的是后人的摹本，它们苦心孤诣地复原着它原初的形状。这些后人包括：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米芾、陆继善、陈献章、赵孟頫、董其昌、八大山人、陈邦彦，甚至宋高宗赵构、清高宗乾隆……几乎书法史上

所有重要的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1]。南宋赵孟坚，曾携带一本兰亭刻帖过河，不想舟翻落水，救起后自题：“性命可轻，《兰亭》至宝。”这份摹本，也从此有了一个生动的名字——“落水《兰亭》”。王羲之不会想到，他的书法，居然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临摹和刻拓运动，贯穿了其后一千六百多年的漫长岁月。这些复制品，是治文人心病的药。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暮春三月初三，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伙同谢安、孙绰、支遁等朋友及子弟42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文人雅集，行“修禊”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

魏晋名士尚酒，史上有名。刘伶曾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2]阮籍饮酒，“蒸一肥豚，饮酒二斗。”^[3]他们的酒量，都是以“斗”为单位的，那是豪饮，有点像后来水泊梁山上的人物。王羲之的酒量，我们不得而知，但天籟阁旧藏宋人画册中有一幅《羲之写照图》，图中的王羲之，横坐在一张台座式榻上，身旁有一酒桌，有酒童为他提壶斟酒，酒杯是小的，气氛也是雍容文雅的，不像刘伶的那种水浒英雄似的喝法。总之，兰亭雅集那天，酒酣耳热之际，王羲之提起一支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一气呵成，写下一篇《兰亭序》，作为他们宴乐诗集的序言。

[1] 《兰亭序》，又称《兰亭集序》、《兰亭宴集序》、《临河序》、《禊序》、《禊帖》。

[2]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第33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 同上书，第336页。

那时的王羲之不会想到，这份一蹴而就的手稿，以后成为被代代中国人记诵的名篇，更为以后的中国书法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坐标，后世的所有书家，只有翻过临摹《兰亭序》这座高山，才可能成就己身的事业。王羲之酒醒，看见这幅《兰亭序》，有几分惊艳、几分得意，也有几分寂寞，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将这幅《兰亭序》反复重写了数十百遍，都达不到最初版本的水准，于是将这份原稿秘藏起来，成为家族的第一传家宝。

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张纸究竟能走出多远？

一种说法是：《兰亭序》的真本传到王氏家族第七代孙智永的手上，由于智永无子，于是传给弟子辩才，后被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监察御史萧翼，以计策骗到手；还有一种说法：《兰亭序》的真本，以一种更加离奇的方式流传。唐太宗死后，它再度消失在历史的长夜里。后世的评论者说：“《兰亭序》真迹如同天边绚丽的晚霞，在人间短暂现身，随即消没于长久的黑夜。虽然士大夫家刻一石让它化身千万，但是山阴真面却也永久成谜。”

二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文化史上不知有多少名篇巨制，都是这样率性为之的，比如苏东坡、辛弃疾开创所谓的豪放词风，并非有意为之，不过逞心而歌而已。说白了，是玩儿出来的。我记得

黄裳先生曾经回忆，1947年时，他曾给沈从文寄去空白纸笺，请他写字，没想到这考究的纸笺竟令沈从文的毛笔步履维艰，写出来的字如“墨冻蝇”，沈从文后来干脆又另写一幅寄给黄裳，写字笔是“起码价钱小绿颖笔”，意思是最便宜的毛笔，纸也只是普通公文纸，在上面“胡画”，却“转有妩媚处”^[1]。他还回忆，1975年前后，沈从文又寄来一张字，是用明拓帖扉页的衬纸写的，笔也只是七分钱的“学生笔”，黄先生说他这幅字“旧时面目仍在，但平添了如许宛转的姿媚”^[2]。所以黄裳先生也说：“好文章、好诗……都是不经意作出来的。”^[3]

文人最会玩儿的，首推魏晋，其次是五代。我读《文渊阁四库全书》，读到明代杨慎的《墨池瓊录》，书中说：“书法惟风韵难及。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4]两宋以后，文人渐渐变得认真起来，诗词文章，都做得规规矩矩，有“使命感”了。以今人比之，犹如莫言之《红高粱》，设若他先想到诺贝尔奖，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决心为国争光，那份汪洋恣肆、狂妄无忌，就断然做不出来了。

[1] 黄裳：《故人书简》，第35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

[2] 同上书，第37页。

[3] 同上书，第35页。

[4] [明]杨慎：《墨池瓊录》，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第八一六册，子部，第一二二册，第3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王羲之时代的文人原生态，尽载于《世说新语》。魏晋文人的好玩儿，从《世说新语》的字里行间透出来。我读博士时的导师刘梦溪先生说，他时常将《世说新语》放在枕畔，没事时翻开一读，常哑然失笑。比如写钟会，他刚写完一本书，名叫《四本论》——别弄错了，不是《资本论》——想让嵇康指点，就把书稿揣在怀里，由于心里紧张，不敢拿给嵇康看，就在门外远远地把书稿扔进去，然后撒腿就跑。再比如吕安去嵇康家里看望这位好友，正巧嵇康不在家，吕安在门上写了一个“鳳”字就走了，嵇康回来，看到“鳳”字，心里很得意，以为是吕安夸自己，没想到吕安是在挖苦他，“鳳”的意思，是说他不过一只“凡鸟”而已。曹雪芹在给王熙凤的判词中把“鳳”字拆开，说“凡鸟偏从末世来”，不知是否受了《世说新语》的启发。

中国文化史上，正襟危坐的书多，像《世说新语》这样好玩儿的书，屈指可数。刘义庆寥寥数语，就把魏晋文人的形态活脱脱展现出来了。刘义庆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长沙景王刘道怜的公子，是皇亲国戚、高干子弟，同时是骨灰级的文学爱好者，《宋书》说他“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他爱玩儿，所以他的书，就专拣好玩儿的事儿写。

《世说新语》写王羲之，最著名的还是那个“东床快婿”的典故：东晋太尉郗鉴有个女儿，名叫郗璇，年方二八，正值豆蔻年华，郗鉴爱如掌上明珠，要为她寻觅一位如意郎君。郗鉴觉得丞相王导家子弟甚多，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于是希望能从中找到理想人选。

一天早朝后，郗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丞相王导。王导慨然